

# 日本孩子長大後最想做什麼？



日本的保險公司“第一生命”從1989年起，每年都在日本全國的幼兒園和小學生中間做調查問卷，問這些孩子們長大後最想做什麼？並從日本全國範圍的調查問卷中進行抽樣統計，統計結果是這樣的——

男孩子最想做的是：

第一位：棒球選手（這一令小男孩子們向往的職業曾連續6年都名列第一。這個很好理解，日本人，特別是男人，幾乎個個是看棒球賽長大的）。

第二位：足球選手（瞧瞧那些為世界杯而跳河的球迷們，這個也很好理解）。

第三位：飲食店（看來，“民以食為天”是至上的真理不僅僅只適用於中國人，但是，如果哪位中國男孩說出這樣的理想，十有八

九會被大人認為“這小子真沒出息”。

接下來男孩子們想從事的職業分別是：學者、廚師（也跟吃有關）、電車或巴士司機、醫生、警察、消防員、木匠等。

而女孩子們最想做的是：

第一位：飲食店（這一令小女孩子們向往的職業曾連續13年都名列第一。女孩子們的飲食店，主要是指甜品店、蛋糕店等裝潢很“卡哇伊”的休閒飲食店。非常理解小女孩子們的這種“甜蜜理想”）。

第二位：幼兒園老師（這個別說小女孩子，就是我這樣媽媽級的也超級喜歡天天跟小朋友一起玩遊戲、抓蟲子，多快樂啊）。

第三位：護士。

除了上面的前三位，小女孩子們還想成為獸醫（這樣可以每天逗小狗玩啦）、開花店（每天活在鮮花盛開之海中）、當然也有稍微理想一點兒的小女孩，想要成為歌手、舞蹈老師或漫畫傢什麼的。

大部分日本孩子的未來理想都是美好而單純的。不過，仔細留意日本孩子的理想，居然很少看到有人長大後要當“政治家”或是“總理大臣”的，看來日本走馬燈一般更換

總理，說不定也給日本孩子們帶來了負面影響：發現在日本做個“總理大臣”是件很不靠譜的事，說不定今天才上去，明天就給換下了，換得就跟學校里的值日生一般快。

最後，說說我家小朋友，這位剛滿9歲的小學生，不久前在電視里看國際新聞，新聞里出現一組美國人反對奧巴馬的鏡頭，我家小朋友看到了，就說：

“幸虧我只是想做個普通人，沒有要當總統的夢想。”

我問：“為什麼幸虧呢？”小朋友就說：“當總統也就是剛剛當上那會兒很開心，好像是贏了。你看奧巴馬，選舉的時候許多人支持他，那麼閃閃發光，而一當上總統，馬上反對他的人就出來了。”

這段話由一個孩子的嘴里說出來，令我在心里想：哇！這孩子腦瓜好複雜。但接下來我帶她出門去學琴，走在路上，看着家家戶戶門口那些漂亮的私人郵箱，我家小朋友又說了：

“媽媽，我長大後要去做個郵遞員。”

“為什麼呢？”我問。

“因為郵遞員可以隨意看每一戶人家的郵箱，想看多久就可以看多久——你看路邊這些人家，他們的郵箱都好漂亮，如果我做個郵遞員，以後就可以每天看到各種各樣的漂亮郵箱了。那多浪漫啊！”

唉！孩子的腦袋，貌似複雜，其實還是簡單啊。（唐辛子）

## 教養孩子你左右搖擺嗎？

教養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雖然有很多書、很多網絡經驗可以借鑒，可家長還是非常茫然。家長們既不想成為教條主義者，又沒有獨特的方法教育孩子，左右搖擺，不但自己就連孩子也不知所從。

**既想教孩子謙和禮讓又擔心孩子吃虧**

不少家長注意到了培養孩子謙和禮讓的品質，看到孩子吃獨食，或者不讓小朋友玩他的玩具，就教育孩子要謙和，講孔融讓梨等故事。可是當孩子從幼兒園回來高興地告訴父母，幼兒園發水果，他挑最小的時，父母又覺得孩子吃虧了。孩子滿心以為能得到父母的讚揚，結果卻挨了一頓罵，孩子猶如吃了一悶棍，糊塗了。

有些家庭則僅僅在理論上要求自己孩子禮讓、尊重他人，而在實踐上卻是大力培養孩子的自私自利心理。當孩子想和父母一起分享好吃的食品時，父母往往會忘記平時自己對孩子的教育，而是說，這是媽媽給你買的，久而久之，孩子自然會形成“最大、最好的東西就該歸我”的意念。父母說的是這樣，做的又是那樣，孩子困惑，簡直無所適從，不知怎樣才能符合父母的要求，很快孩子學會了說一套做一套的壞毛病。

**既想擴大孩子的活動範圍又怕孩子惹禍**

有的家長鼓勵孩子找小朋友玩，鼓勵孩子使用剪刀，鼓勵孩子參加多種活動，可一旦孩子跟小朋友打架，學會了罵人，或者剪破了手指，他們馬上會收起剪刀，關上門，認為還是關在家里讓孩子一個人乖乖地安心，於是他們就企圖用說教來培養孩子尊重別人和相互協作的品行，這其實是不能奏效的。

孩子只有在與同伴的交往中才能從自我中心的“硬殼”中解脫出來，才能瞭解自我與他人的區別，從而培養出尊重自己、尊重他人，理解行為規範，助人為樂的良好品質。

**既想鼓勵孩子獨立自主又怕累著孩子**

父母都盼著孩子快快長大，早早獨立，哺乳期盼著斷奶，會爬了盼著會走，會跑了盼著孩子能獨立自主，早日脫離父母的“臍帶”，成為一個獨立的人。

可是當孩子真的逐漸獨立，進入反抗期，開始想擺脫父母的控制，甚至願意獨處，不願父母干預時，父母卻又茫然若失，這種失落感和擔憂感使父母產生一種沖動，想把孩子緊緊抓在手中，於是他們乾脆包辦一切，什麼都要管，照顧得無微不至，這種不放手的管理方法，使孩子產生了嚴重的依賴性。其實，要讓孩子獨立，就必須放手讓孩子去闖。

**既想對孩子進行智力開發又時常半途而廢**

許多家長追求發展孩子的多種“潛能”，給孩子安排多種學習活動，可事實上家長提出的要求造成孩子接受上的消化不良，弄得孩子惶恐不安。一旦出現這種情況，家長就以為自己的孩子不堪造就，埋怨責怪孩子，使孩子形成自卑心理。家長對孩子的學習要求應適時適度，要符合孩子個體生理和心理的發展規律，還要注意啟發孩子的興趣並進行持久的一貫的引導。

由於家長的教育心理處於矛盾之中，對孩子的教育容易發生朝令夕改的現象，這會對孩子的身心發展造成不良影響，使孩子覺得不可捉摸，從而挫傷他理解事物的積極性和判斷事物的自信心。因此，家長必須明確自己的教育目標，增強教育意識，時刻以理性的言行來克服矛盾心理，積極地教育、引導孩子更好地發展。



其實我不太講旅行或旅遊，我常用的一個字是“出走”。人在一個環境太久了、太熟悉了，就失去他的敏銳度，也失去了創作力的激發，所以需要出走。

我七十年代在歐洲讀書，那時候我寫關於文藝復興的藝術史，老師問我，“你有沒有去過意大利？”我說還沒有。他說，“你沒有在米開朗基羅的雕像前，熱淚盈眶，你怎么敢寫他？”後來我在意大利跑了一個多月。身上就是一個背包，兩件襯衫。我也曾經睡火車站，那時候坎城的火車站是一片年輕人睡在里面。他們問我，“你怎么沒帶報紙？要鋪報紙的。”他們就分給我。早上五點，警察帶了一大桶的咖啡，當，當，敲著桶子，叫醒大家，請大家喝完咖啡離開，火車站要營運了。

不要問該準備什麼？先問你愛什麼？

歐洲有種青年出走的文化。我在翡冷翠（編按：意大利佛羅倫薩）認識十四歲的蘇格蘭小孩，帶個氈呢帽，打掃廁所一個學期存的錢，就到歐洲來旅行。花完了，一點也不害怕，就去街上吹蘇格蘭風笛，再繼續下一段的旅行。我那時候感觸很深，不同的文化，年輕人可以這麼不一樣。他們將來長大以後，擔當的事情也絕對不一樣。我們宋朝詩人柳永說，“今宵酒醒何處？”中國文化里面本來有這個東西。可是這個文化老了，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。年輕人的生命力沒有了，生命力消失了。

我希望壯游，帶動的是年輕人走出去，打出一片天。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，將來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。很多人要去歐洲，都會覺得我在歐洲很久，就會來問我：“我要去歐洲，要準備什麼？”我就會反問他，“你覺得你要去做什麼？”當你很清楚要去做什麼、意志力很強的時候，所有困難可以一層層克服。我們今天小孩的準備，他們的信用卡、語文，絕對比當年拿著商品樣本在歐洲闖的台灣商人好，但是他們就是走不出去，因為他們的安全感。甚至有人好幾年都在

問，但最後就是走不出去。

其實壯游有一部分，是先走出去再說。我常常跟朋友說，《西遊記》孫悟空那麼厲害，他一翻筋斗就是十萬八千里，那他去取經不是很容易嗎？為什麼是唐三藏取經？因為孫悟空沒有動機，而唐三藏有動機，雖然沒有取經的能力。但是動機是比能力重要的。沒有動機，根本就沒有出發點，連起跑點都沒有。只要有動機，都很棒。最怕的是無所愛。如果年輕人想要走出去，我會問他，“你愛什麼？”如果喜歡搖滾，要去玩重金屬，想要跟樂團，我都覺得很好。此外，“壯游”的

## 我們需要出走



“壯”字，不只是炫耀。壯這個字，包含了一個深刻的，跟當地文化沒有偏見的對話關係。

旅遊是很大的反省，是用異文化，去檢查自身文化很多應該反省的東西。比較里面，才瞭解文化的不同，沒有優劣。就像寫《裨海紀游》（編按：清朝康熙年間記錄台灣山川風物之著作）的郁永河，他看到原住民被抓來拖牛車，下雨他們就在淋雨。他就問：“為什麼不讓他們在屋檐下躲雨？”翻譯官就告訴他，“他們其實跟動物差不多，他們是不怕淋雨的。”郁永河就嘆了一口氣說，“亦人也。”所有好的旅遊書，都會有這個觀點。著有《真臘風土記》、出使吳哥城的周達觀是元朝的北方人，所以他南下的時候，受不

了天氣。他不瞭解當地人怎么每天洗好多次澡。一年之後，他變了。當初他帶著大國心態，當時元朝那麼偉大，但他後來說，真臘（編按：今日的柬埔寨吳哥窟），一個小小的東南亞國家，可是禮儀這麼嚴整，“不可輕視也。”我覺得，人不可能沒有主觀，可是慢慢在旅遊里面，修正自己的偏見跟主觀，才是好的旅遊。

不只向外觀察，而是向內反省。即使只是參加旅行團，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體驗親視野。現在信息真的很發達，在出發以前，做一些準備的工作。第二個，到現場之後，儘量檢討自己的主觀。我帶朋友去吳哥窟，我會說，“我現在帶你們去柬埔寨人的家。”他們下車都會嚇一跳，真的什麼都沒有。我們叫做“家徒四壁”，他們連壁都沒有。我在台灣，老覺得我還缺什麼。到那里，我第一次想：“我在台北家有什麼。”我以為我比他們富有。可是後來我看到他們男男女女從田里回來，脫光光的在河里，蓮花當中，彼此潑水、唱歌，我覺得他們比我富裕太多了。我一生當中都沒有這樣的經驗。我覺得這就是個很大的收穫。所以我覺得任何一個旅遊都值得，因為只要一對比，你都會回來檢討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。旅遊不只是看，更是找到自己內在，最美的東西。外在的風景，其實是你自己的心情。所以壯游絕對不只是向外的觀察，而是向內的反省。

在一個環境久了，不但爆腦漿、爆肝，還會變得“僵化”與“麻木不仁”

出走當然是一個很棒的選擇，若短期無法成行...

閱讀、手作、聊天、學習、陪伴、分享、運動、散心、唱歌、畫畫...也是很不錯的方法。只要能讓你的生活比重產生變化的，自然也會改變你的生活質量，避免腦子僵化、心靈麻木了。

有多久沒抬頭看看天、看看路邊的小花小草、聽聽在行道樹上吱喳的小鳥？就從這個簡單的改變開始吧。

作者：蔣勳

## 一只眼睛也能看見天堂

在法國南部有個叫安納西的小城，城中心的廣場上矗立著一尊雕像，他是一個叫約翰尼的士兵，在二戰中，他所在的部隊在這里戰至只剩下他一人，他卻沒有退走，他精準的槍法，使上百名德軍把命丟在這里。最後，他在敵人的圍攻下壯烈犧牲，戰爭勝利後，小城的人民為了紀念他，在廣場上豎起了這尊雕像。

可就在這一年，約翰尼的雕像卻時常發生著怪事。有一天早晨，人們發現雕像的左眼被人用泥封住了，清潔工人把泥弄掉後，第二天，卻依然發生了同樣的情況。為此，人們自發地組成夜巡隊，試圖抓住惡作劇者，可是一連幾晚都沒有進展，而那塊泥依然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雕像的左眼上。正當人們一籌莫展之際，一位名叫帕克的老人自告奮勇地站出來，說要單獨解決這件事。

那天上午，帕克老人來到雕像面對的那片平民區，最後，他站在了一戶人家的門前，舉手敲門。良久，門開了一條縫，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探出頭來問：“你找誰？”老人說：“我路過這里，可以進去坐一會兒嗎？”小孩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把門打開了。在院子裏坐下後，老人緩緩地問：“小提米拉，告訴我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？”小孩吃了一驚，下意識地後退了兩步，說：“你說些什麼？我

聽不懂！”老人笑了，說：“小提米拉，我知道是你做的，雖然我不能親眼看見。不過，你別害怕，我是不會說出去的！”小提米拉盯著帕克老人看了好一會兒，才問：“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又怎么知道是我干的？”老人點點頭，說：“幾年前我就知道你，一場意外使你的左眼失明，從此你就面對著許多人的嘲笑，你的事這一帶有誰不知道呢？”

沉默了好一會兒，小提米拉抬起頭，右眼中放出仇恨的光來，恨恨地說：“你知道他們叫我什麼嗎？他們叫我獨眼鬼！還有不少小孩向我扔石頭，跟在我後面辱罵我。我要把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也弄成獨眼鬼。”帕克老人聽後，說：“孩子，我來找你，並不是要責備你，我只是感到好奇，你是用什麼方法把泥弄到雕像的左眼上去的？”小提米拉有些得意地說：“我自製了一把槍，把泥巴團成丸裝進去，然後爬上房頂，就射在雕像的左眼上了！”老人哈哈大笑，一邊鼓掌一邊說：“真是聰明，槍法也準，這麼遠的距離，那么暗

的路燈，你居然能瞄得那么準！”小提米拉垂下頭來，說：“我瞄得準，是因為我只有右眼！”老人站起來，用手撫了撫小提米拉的頭，說：“孩子，這個雕像，也就是約翰尼士兵，你知道嗎？在那段戰爭的日子里，他用一只眼睛的時候也是最多的。他要在城里狙擊敵人，要閉上左眼瞄準，他槍法那么好，就是因為只用一只右眼。而你的槍打得这么準，也是只用一只眼睛的緣故。所以，不要抱怨上帝對你不公平，也不要痛恨那些嘲笑你的人，命運奪去了你的一只眼睛，是讓你把目標看得更清楚、更準確！”小提米拉的右眼中，淌出淚水來。帕克老人轉身向門口走去，出門前撞到了牆上，他回頭笑著說：“忘了告訴你，小提米拉，我的雙目許多年前就失明瞭，你這個院子我不熟悉，才會撞到牆！”

從此，雕像的左眼上再也沒有泥出現，人們也漸漸淡忘了此事。幾年之後，在全法的射擊大賽中，一個獨眼的人卻一舉奪魁，而且是歷屆冠軍中唯一的滿環。站在領獎臺上，小提米拉的

右眼中放出熱切而堅定的光來，再無怨對與憤恨，因為他明白，一只眼睛中的世界，也可以是完整而美麗的！

